

中国历史小丛书

产 子

周 干

中 华 书 局



中国历史小丛书

子 产

周 干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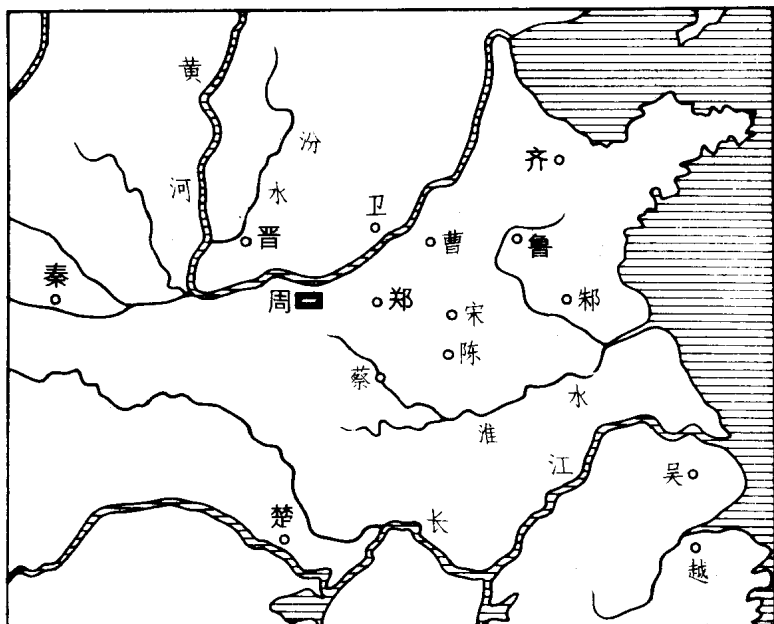
*

787×1092毫米1/32·1印张·13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3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1203 定价: 0.10元



春秋形势图

中国历史小丛书

子 产

周 干

目 录

一、青年时代就崭露头角·····	1
二、出色的外交活动·····	6
三、三项重大改革·····	13
(一) 作封洫·····	14
(二) 作丘赋·····	16
(三) 铸刑书·····	18
四、广开言路 重视用人·····	20
五、素朴的无神论者·····	22
六、结语·····	25

一、青年时代就崭露头角

子产（？——公元前522年）名叫公孙侨，字子产，一字子美。他出身于郑国的贵族家庭，是郑穆公（前627年——前606年在位）的孙子，属于公族子弟^①。郑国是西周后期兴起的一个小国，建都于今河南新郑。郑庄公（前



子 产 像

① 公族子弟，指和诸侯同族的子弟。

743年——前701年在位)时曾一度称霸诸侯,后来国势逐渐衰弱。子产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贵族教育,博学多才,既深明治国之道,又娴于辞令,擅长外交。他相郑二十多年,以其卓越的内政、外交才干,内理郑国,外抗晋、楚,受到当时各国政治家的景仰和崇敬。他不但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影响的、进步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而且还是一位素朴的无神论者。

子产所处的时代,正当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晚期。这时土地王有开始瓦解,原来的井田制逐渐破坏,私田兴起。周天子失去了控驭诸侯的权势,王权衰落,各大诸侯国争夺霸权,各国内部卿大夫专权跋扈,出现了一个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

郑国处于南北交通的要道,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晋、楚争霸,首先都要征服郑国。郑国腹背受敌,穷于应付。再加上内乱屡起,处境十分困难。

郑简公(前565年——前530年在位)即位前,郑国投靠晋国。和郑国邻近的蔡国却归附楚国。既然两国的后台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国的关系当然也不会好。郑简公即位的那年就派子产的父亲子国和司空(掌理工程的官员)子耳领兵侵入了蔡国,俘虏了蔡国的司马公子燮〔xiè泄〕,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对这次侵蔡的胜利,郑国的大小官员都欢欣鼓舞,许

多人都认为这次胜利必定会加强晋郑的联盟，大大有利于郑国。一天，正当大小官员们在津津乐道伐蔡的功绩时，年轻的子产却不顾自己人微言轻，在各位长辈的面前大胆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小国没有文治而有武功，灾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果楚国兴师问罪，我们能不屈从吗？屈从楚国，晋国必然派兵声讨。晋楚轮番伐郑，我国就别想安宁了。”各位大臣对子产与众不同的见解，都一笑置之，不以为然。子国见儿子竟这样胆大妄为，脸面挂不住，便恶声喝斥道：“你年纪轻轻的，懂得什么！国家大事，自有大臣去处理，用不着你参言。”

不久，晋国在邢丘（晋地，今河南温县平皋故城）召集鲁、齐、宋、郑、卫、邾等国举行会盟。会期内，晋国特意为郑国侵蔡的胜利，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献捷典礼，郑国的代表喜气洋洋地把俘虏公子燮和战利品献给了晋国。

事情果然不出子产所料。在侵蔡的同一年冬天，楚国就派子囊率师杀上门来，责问郑国为什么无故发兵侵犯蔡国。

大兵压境，郑国的大小官员们惊慌失措，没有对策。执政大臣子驷和子国、子耳主张顺从楚国；司徒（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官员）子孔和子蟜、子展主张等待晋国的救援。双方各讲各的理，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子驷只得以势压人地说：“不要争了，就顺从楚国，有错我一人承担！”因此就和楚国的代表坐下来谈判，

屈从了楚国。

楚军撤离后，郑国又怕晋国来责难。于是就主动派了一位叫王子伯骕〔piān 骕〕的官员到晋国去解释。尽管王子伯骕讲了一大堆理由，仍旧无法取得晋国的谅解。晋国的外交代表子员气愤地指责道：“贵国遭到楚国的侵犯，也不派一个使臣向我们告急，就擅自臣服于楚国。可见，投靠楚国原是贵国的本意，谁又敢反对你们这样做呢？敝国国君将率领诸侯的军队到你们的城下相见。何去何从，请贵国自拿主意！”

第二年十月、十二月^①，晋国果然调集了宋、鲁、曹、卫等诸侯国的军队，先后两次讨伐郑国。第一次晋和诸侯的军队包围了郑国都城，郑国十分恐惧，被迫请求讲和。晋军统帅知罃也想同郑国定盟而后班师，借以疲惫楚国。因此，尽管郑国在盟书措词上坚持己见，终归还是定盟解围而去。第二次晋和诸侯的军队又包围了郑国都城，由于郑国抵抗，也无功而回。晋军刚刚撤走，楚师随后又杀来。这时郑国也学乖了，认识到同大国定盟，墨迹未干它便会背叛，于是就采取了一个“唯强是从”的方针，谁打来便同谁讲和，结果又同楚国定了盟约。楚国本来想狠狠地要高价，可是因为楚共王的母亲去世了，只得草草了事。

外患刚刚平息，内乱却又兴起。当初子驷曾同子国、

① 本书一律用公元纪年，用周历记季、月和日。

子孔、子耳一起制订了整顿田界的政策，称做“为田洫”。这项改革不但直接动摇了“井田制”，而且使贵族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丧失了不少土地，他们对子驷等恨之入骨。公元前563年（郑简公三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四族联合尉氏等对整顿田界不满的人，攻进西宫，杀掉了子驷、子国和子耳，并把郑简公劫持到他们控制下的北宫。这次内乱，郑人称为“西宫之难”。

叛乱发生后，子驷的儿子子西没有做好应有的戒备工作，就匆匆忙忙地率众出击。叛军退守北宫，子西无功而回。到家一看，奴隶逃走了很多，家用器物也丧失了不少。

子产和子西不一样。他得知乱起，立即派人守卫家门，指示有关人员看管好仓库。一切守备工作安排好之后，才召来众官，集合家兵，列队而出。先收掩好父亲的尸体，而后向北宫发起猛烈的进攻。在大官员子驩率领的下层贵族和平民的援助下，一举击败了叛军。尉止、子师仆当场被杀死，侯晋逃奔到晋国，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逃到宋国，其余叛乱人员全被歼灭。平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子孔虽然也参加了“为田洫”的革新活动，由于他事先得知了这次叛乱的消息，做好了防备，因此才保住了性命。叛乱发生之前，子孔已经担任了司徒的要职，子驷被杀，他便继子驷之后担任了郑国的执政大臣。

子孔执政后，马上拟了一份盟约，盟约上规定：大小官员要各守其职位，禀受执政的法令，不得干预朝政。对子孔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朝中的官员们非常不满，群起反对。子孔极端恼火，准备处死一批官员，压服不满的人。子产劝说子孔不要无故杀人，应该烧掉那分遭到众人反对的盟约。子孔不同意，并说：“拟定盟约，目的是为了安定国家，因为一些人反对就把它烧掉，那不等于大家当政了，国家不是很难治理好嘛！”子产开导说：“众怒难犯，专权难以成事，用这两‘难’去安定国家，是危亡的做法。不如烧掉盟约来安抚大家。这样，您仍当政，大小官员也会消除怒气，不是很好吗？”听了子产的一番开导，子孔醒悟了。几天以后，一个晴朗的早晨，郑国国都东南门外，人山人海，大家在观看、议论子孔焚烧盟约的行动。

通过以上这几件事，子产的才能受到国人的钦佩，年轻的子产在朝野的声望越来越提高了。

二、出色的外交活动

子孔虽然焚烧了盟约，但他专权的欲望并未就此打消。他执政的第九个年头，即公元前555年（郑简公十一年），他又想惩办一批平时不顺从他的官员，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实力不够，便想借助外力，铲除异己。于是就派心腹到楚国令尹（楚国的最高官职，掌管军政大权）子庚那

里去活动，请求楚方支援。经过一番努力，子庚率领一支楚军来到郑国。这时郑简公率领一些大臣攻打齐国去了，子孔和子展、子西在国都留守。子展、子西事前侦知了子孔的阴谋，预先在国都周围加强了守备。因此子孔不敢派人出去和楚军联系。里外一不通气，子庚也觉得势头不对，在纯门（郑国都外城门）下驻扎了两个晚上，就扫兴班师回国。这件事后来被称为“纯门之师”。

子孔一意孤行，终于招来了祸患。公元前554年（郑简公十二年）秋，子展、子西率领国人讨伐“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的参与者，处死了子孔，并瓜分了他的财产和封地。

子孔被杀后，子展出任郑国的执政大臣。由于子产才能出众，头脑敏慧，办事干练，贵族们推举他做了少正卿^①。从此，子产开始踏上了政途，成为郑国的显要官员，正式参与国政。

善于外交是子产的特出才能，过去由于职位低，轮不到他管事，这方面的才能也就得不到发挥。当上了少正卿之后，子产的外交才干脱颖而出，圆满地处理了许多棘手的外交事件，改变了郑国在和诸侯交往中的被动局面。

公元前551年（郑简公十五年）夏，晋国派使臣命令郑国前去朝贡。郑国派子产去处理这一难办的问题，子产

① 少正，卿官，一称小正。西周始置，位比执政低。

见到晋使后，首先列举了郑简公即位以来数次朝晋的情况，接着义正辞严地指出：“在没有去朝贡的时候，我们还是岁岁聘问，事事顺从。因为大国政令无常，使得敝国财尽民穷，祸难丛生，天天胆战心惊地过日子，没有一时一刻敢忘掉小国对大国应尽的职责。”最后，子产严厉地警告说：“大国如能安定敝邑，我们自会主动去朝见，哪里用得着劳动贵使的大驾呢？如果大国不体谅敝邑的难处，一味苛求刁难，到敝邑再也忍受不了时，我们之间就会成为仇敌。敝邑深恐出现这样的后果，哪里敢忘掉贵国国君的命令呢？敝邑的一切都听凭贵使处置，希望您仔细去考虑吧！”由于子产的说明句句在理，软硬兼施，晋国深怕郑国再倒向楚国一边，朝贡之事便不了了之。

公元前549年（郑简公十七年）冬，陈国联合楚国大举进攻郑国。一路上填塞水井，砍光树木，郑人十分气愤，一心想寻机报复。公元前548年六月，子展、子产率领战车七百辆，乘黑夜攻进陈国，大获全胜，而后撤兵。战后，郑国派子产到晋国去献捷。这本是尊重盟主的表示。晋国怕由此得罪楚国，反而扳起面孔，打起官腔，责问子产为什么欺凌弱小。子产反驳道：“周朝的先王早有成命，只要是罪恶所在，人人都可以讨伐。过去周天子的国土方圆千里，诸侯的国土方圆百里。现在大的诸侯国方圆数千里，不侵略弱小，他们的土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子产的言外之意是：侵小吗，不是别人，正是晋等几个少数大

国。由于子产据理力争，晋国终于接受了郑国奉献的战利品，承认了郑国伐陈的功绩。献捷后不久，除了执政大臣子展辅佐郑简公到晋国去拜谢外，郑国又派子西领兵再次去攻打陈国，终于迫使陈国求和。

公元前542年(郑简公二十四年)冬，正当鲁襄公去世的那个月里，子产以新任执政大臣的身分，陪着郑简公到晋国去朝贡。晋平公(前557年——前532年在位)摆起盟主的架子，以哀悼同姓(晋、鲁国君同为姬姓)鲁襄公为借口，刁难郑国，不肯及时接见，拖到何时也没准信。对晋国这种傲慢无礼、目中无人的态度，郑简公及其随员都非常气愤。于是，子产抓住晋国宾馆的大门狭小，容不进车马为理由，指挥随从把宾馆的围墙给拆掉了一段，让车马进去，以此来激怒晋君。

子产的大胆行动，果然奏效，晋君马上派大臣士文伯前来责问。

子产早就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敝国是个小国，又不幸介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朝贡无时，居不安席，只得尽其所有贡奉大国。谁知又逢贵国国君有事，得不到及时接见，也不知你们哪一天才有空闲。”接着，子产又抬出晋国先君文公做盟主时优待各国使节的事例来压服士文伯：“我听说贵国文公在位(前636——前628年)时，他自己住的宫室很狭小，没有供游赏的亭台楼阁，而招待诸侯使臣的宾馆，却建筑得富丽堂皇，就象今天晋君的宫

室一样。仓库、马棚修缮得很好，道路平坦易行，泥瓦工按时修整馆舍宫室，使者到来依礼欢迎。宾馆的仆人是昼夜警戒，又有人代替使者的仆从给车上油、为马加料，人人各尽其职，服务十分周到。使者一到，按时接见，从不耽误。与使者同忧乐，使者有为难之事便给以安抚，有不懂的地方便指教，有困难便帮助解决。使者那时来到贵国，就如同回到了家中一样舒坦。不用担心有什么意外，也不怕盗贼，也不惧天气好坏。而现在呢？你们的离宫别馆方圆数里，极其宏大。使者来了却住在十分简陋的馆舍，大门小得进不去车马，我们又无本领跳墙而入。盗贼充斥，安全没有保障；气候多变，阴晴难测，贡物难以保存；使者来到不按时接见，哪天接见也没个准信。假如贡品遭到损坏，就是我们没保护好的罪过。如果不拆掉围墙，让我们怎么办呢？”

士文伯被驳得理屈词穷，只得灰溜溜地回去报告给执政大臣赵文子。赵文子深有感慨地说：“是啊！我们确实理亏，用象给奴隶居住的房屋来接待诸侯，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士文伯又回来向郑国道歉。

不久，晋平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接见郑简公一行。辞行时，还备办了盛大的宴会饯行。接着，晋国立即改建宾馆。新的宾馆落成后，来到晋国的使臣都称赞子产的外交才干。晋国大臣叔向也赞许说：“辞令的不可废弃就象这样吧！子产善于辞令，诸侯都靠他而得到了好处。怎

么好放弃辞令呢？”

公元前529年(郑定公元年)的秋天,晋国召集齐、宋、郑、卫、曹、莒、邾、滕等国诸侯到平丘(故城在今河南陈留县北)开会,准备签订盟约。新即位的郑定公(前529年——前514年在位)在子产和子太叔等辅佐下,也按时前去参加。

宣誓那天,子产突然就减轻贡赋问题同晋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子产说:“从前周天子制订的贡赋制度,是以爵位高低作标准的。爵位高,贡赋重;爵位低,贡赋轻。郑国国君是伯爵,现在却要承担公侯一级的贡赋,敝国实在无力承担,请予削减。”对子产提出的问题,晋国开始时态度极为强硬。子产寸步不让,双方从中午一直争论到傍晚,晋国终于理亏服输,同意减轻郑国的贡赋。事后,子太叔责怪子产冒失:“太冒险了,如果晋国恼怒,调集诸侯军队攻打我们,岂可轻易忽视吗?”子产笑着说:

“放心吧!这件事我早就考虑过。目前晋君没威信,卿大夫各自为政,内部意见分歧,哪里顾得上攻打我们呢?况且晋国欺人太甚,不争一争更会遭人侵袭,郑国就会不成为一个国家了。”

三年后的某一天,晋国执政大臣韩宣子出使郑国。韩宣子有一只玉环,据说这只玉环原来是一双,另一只不知怎么辗转落到了郑国商人手中。公事办完,韩宣子就向郑定公提起玉环的事。子产不同意把玉环送给韩宣子,便

说道：“玉环不是国库官藏之物，寡君不知道。”过后，子太叔、子羽对子产说：“韩宣子所求不多，晋国又不能得罪。你为什么吝惜一只玉环，惹怒大国呢？何不从商人那里要来给他呢？”

子产说：“我并不是轻视晋国而对它三心二意，正是为了两国长久和好，才不同意把玉环给他。如果对大国有求必应，其欲壑怎么能填满？有时供给，有时拒绝，得罪会更大。对大国的要求，不合理的不顶回去，他们就会得寸进尺，而我们国家就将不复成为一个国家了。”

韩宣子见子产不答应，就想自己从商人那里买来，价钱都讲好了，商人却说：“这件事还得向有关官员报告一下。”于是，韩宣子又来和子产商量。子产又以郑国和商人订有誓约，商人保证不背叛国家，国家也不强买或掠夺商人的货物为理由，再次郑重地拒绝韩宣子说：“您不远千里屈驾来到敝国，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的友好。现在您却叫我们强夺商人的玉环，这不等于教敝国背弃誓约吗？这样做恐怕不好吧？假如您买到一只玉环，却落个贪利小人的坏名声，从而失去诸侯的信赖，您一定不会这样干的。假如大国的一切要求我们都必定满足，我们也不愿意做这种有伤国体的事。如果献上玉环，使我们双方都受到损失，我不知该怎么办好，请您仔细考虑。”

最后，韩宣子打消了买玉环的念头。韩宣子要回国了，郑国的卿大夫欢送他。韩宣子私下对子产说：“您让

我舍掉玉环，赐给我金玉良言，使我免于死亡，真是由衷地感谢您。”

三、三项重大改革

公元前544年(郑简公二十二年)子展去世了，子展的儿子子皮代父为执政大臣。这时郑国内部很混乱，既有天灾也有人祸。由于大旱，人民在闹饥荒；而大臣伯有与公孙黑又闹意见，几乎要动武。子皮虽然为人正直，工作勤恳，但缺少才干，很难应付这样困难的局面。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吴国政治家公子季札到郑国访问。他一见到子产，就如同老朋友一样情投意合。他送给子产一条白色的绢带，子产回赠他一件麻织衣服。季札坦率地对子产说：“伯有很贪婪，郑国将有大难。大难之后，执政的重任一定会落到您的肩上。”

伯有和公孙黑不和，被大夫们暂时劝解开了。这年十二月，大夫们同伯有订了盟约。大夫裨谌〔pí chén 皮尘〕预言这个盟约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大夫然明问裨谌：“执政的职务将由谁担任？”裨谌回答说：“能力强的代替能力差的是天命，执政的职位非子产莫属。再说依次升迁是常情，按地位也该轮到子产。选择有才能的人执政，必定为大家所尊重。上天又为子产扫清了升迁的道路，伯有将不得善终，子西又死去了，执政的职位自然落到了子产的